

第三十九回 保奏招安吹臺山 降詔勇達為前部

卻說酈明堂走到堂上，令家人專請王元帥相見，其餘請回。家人出來吩咐，只當元帥進見，眾將請回。酈明堂令開中門，請王元帥相見。王少甫從東角門走進，酈明堂離座迎接，王少甫慌忙跪下曰：「門生怎敢勞恩師迎接。」酈明堂扶住曰：「年兄何必如此下禮。」王少甫曰：「上厚儀制，禮當如此。」酈明堂欲行賓主禮，王少甫坐在旁邊。茶罷，酈明堂尋思，夫婦雖未能共枕同牀，豈無亡飲？即令備酒席前來。王少甫謝曰：「門生尚未孝敬恩師，何勞恩師賜席。」酈明堂曰：「爾我年紀彷彿，只是同年相待，不必過禮。」王少甫曰：「請師母出來，受門生一拜。」酈明堂曰：「拙內近來欠安，另日相見未遲。」

二人入席，酈明堂囑曰：「年兄行軍，沿途須要約束官兵，休使擾亂百姓。須當愛惜官兵，臨急之時，官兵必竭力相助，上陣交鋒，必能得勝。得勝後須要細察虛實，不可亂追。賞罰須當秉公。且上天有好生之德，得勝之時，可招降，不可多殺生靈，以為快意。此數件乃主將要務，自當謹慎。」王少甫謝曰：「恩師金言，門下敢不銘刻肺腑。」酒過三巡，王少甫辭謝曰：「門下酒力不堪，就此辭別。」酈明堂尋思，未知何日共枕同牀，當再圖個盡醉，略表恩愛。答曰：「不須拘禮，盡醉方休。」王少甫方才再飲。素華閃在屏後偷看，果是皇甫郎，暗自悲傷，我為爾死裡逃生，爾怎知我的苦楚？流落在此？恰遇柔娘、德姐前來，問曰：「夫人在此看什麼？」素華曰：「乃是拙夫選的武狀元、征東大元帥王少甫在外飲酒。」二妾曰：「我等去觀看。」即上前看了會，對素華曰：「王狀元好一表人才。尊夫好眼力，取得好門生，日後必居顯爵，福蔭坐主。尊夫十八歲的書生，能門生滿天下，夫人恰是有幸哩！」素華笑曰：「此乃天子洪福，拙夫何能之有？論他外貌，雖屬可親，可性格古怪，殊令人厭。」二妾想，夫人真不知足。

且說王少甫因是師生，屢次辭酒，酈明堂笑吟吟慇懃留飲至六分，王少甫恐怕酒醉失儀，苦苦推辭，酈明堂即令人役把元帥的坐騎帶來。人役答應，把馬牽到堂上，酈明堂曰：「王年兄就此上馬。」王少甫敬辭謝曰：「門下怎敢無禮，須到外邊上馬。」酈明堂執意強扶他上馬，王少甫推辭不得，無奈告罪上馬。酈明堂令開中門，王少甫把馬一拍，逕從東角門而去。

酈明堂退回房中，問素華曰：「方才飲酒，可是皇甫郎麼？」素華曰：「正是，小姐果然有情、相待格外。」酈明堂曰：「夫婦同飲不好實言，情屬可傷；又誤了姐姐青春，真是不忍。」

王少甫回歸公館，熊浩先立在公館前接，曰：「末將不知元帥回來，有失遠迎，望元帥恕罪。」王少甫大諒，慌忙下馬，一同跪下曰：「弟與兄不異手足，何故行此過禮？」熊浩曰：「正法難及私情，今乃將帥儀制，理當拜見。」王少甫對拜扶起曰：「兄若再行此禮，便不是結義的情義了。」熊浩應允，二人退入公館，卸下盔甲坐下，王少甫說起酈明堂相敬等情，道：「使我感激不盡。」熊浩曰：「酈明堂實是仁德，但款待賢弟，尤另外相敬。」少甫曰：「果是比眾不同。」

到了次早，王少甫四更後飽食罷，即進朝房，思欲奏赦韋勇達隨征。是早，恰遇酈明堂、劉捷俱未上朝。五更三點，成宗臨朝，群臣拜畢；王少甫昨見天子融融和氣，即便放膽，出班奏曰：「臣王少甫有事啟奏，望陛下赦罪；臣方敢奏聞。」成宗曰：「赦卿無罪，只管奏來。」王少甫奏曰：「臣同熊浩前日進京投軍，路過吹臺山，賊徒下山搶劫，被臣等殺敗。後來韋勇達親自下山，臣與他大戰百餘合，不分勝負，遂請臣等上山飲酒。方知韋勇達年方十七，容貌俊雅，智勇雙全，原係將門子弟，因路過吹臺山殺死賊首韓虎，眾賊見其英雄，留他在山上。韋勇達意欲借此山招軍，好待請首招安，率領本部人馬往征番寇本立功贖罪，以求富貴。及詢知臣等欲求投軍，懇臣代奏陛下，若肯降詔招安，伊願為前部先鋒，衝鋒殺敵，臣見其忠心為國，伏乞陛下降旨招安，令為先鋒，必成其功。未知聖心若何？」帝聞奏，恨氣沖天曰：「賊寇韋勇達，前殺刑部官軍；搶奪皇甫敬妻女上山，已屬叛逆；且屢激勉澆官軍；更加不法，況又設計擒捉劉奎璧，至今未知死滔邦撰懷恨在心，意揆番寇敗後，乘勢剿滅吹臺山，擒捉韋勇達並皇甫敬妻女進京，碎屍萬段，救回劉奎璧，方消朕恨。此乃大罪不赦的重犯，卿不必多言。」王少甫叩頭奏曰：「臣非敢饒舌涸前佳山上數天，察知前救皇甫敬妻女，緣念其銜冤，已拜皇甫敬之妻為母，又與皇甫敬之女皇甫長華為兄妹，立下千斤重誓，留在後寨安身，出下條規，禁約不許嘍囉混入，每逢朔望，方往請安，禮法分明，毫無苟且，就是劉國舅，亦以禮相待，留在山下，候陛下招安，即送回朝，並不敢欺侮。臣日前亦曾面見劉國舅並皇甫敬妻女，方知其詳。況皇甫敬之女乃女中豪傑；武藝超群，亦願隨征救父，乞陛下俯念律容自新，降旨招安為是。」帝聞言，面上變色：「卿非吹臺山細作，何故如此苦奏？」王少甫驚得汗流遍體，連叩頭曰：「臣因念其真心向化，故敢冒奏，罪該萬死。」帝驚恐，方轉喜容曰：「朕特戲言，但吹臺山不滅，難消朕恨。」少甫退在一邊，暗驚九重一怒，令人膽寒。

少停退朝，回見熊浩，說明早間的事情，驚破了膽，轉求恩師代奏，或蒙准奏，亦未可知。熊浩曰：「不可！兩事體業已弄壞，方求酈恩師，他必然怪爾自專，怎肯代爾啟？」王少甫曰：「為著母姊事情，怎避酈恩師見怪。」遂匆匆吃飯，連忙上馬，逕到右相府下馬稟見。酈明堂聞報，即令家人請進相見。坐下茶罷，李明堂問曰：「年兄為何如此憂容？」王少甫將路過吹臺山，韋勇達重托代奏招安，聖上發怒等情言明：「是門下敢於自專，實因私事，不敢驚動老師。今特懇求恩！念韋勇達、皇甫敬妻女俱是真心向化，代為奏請降旨招安，德無量。」酈明堂聽得路逢韋勇達及皇甫敬妻女有意征番立功等情，暗想我豈不知是爾母妹？卻來瞞我；及聞聖上不准，曰：「年兄好不識王法，爾乃初中的外官，又非在朝的大臣，好妄自奏事？且喜聖上寬洪，不加罪過，但爾一個越職妄言，欺侮王章的罪名就不小，下次須要仔細。」王少甫曰：「門下實見韋勇達及皇甫敬妻女果是忠心為國，恩師若肯周全，力奏招安，門下亦多得一幫助。恩師只管放心保奏，決不有誤。」酈明堂曰：「年兄既如此說，豈有誤事之理。年兄請回，待來早下官力奏，務要降旨招安。」王少甫謝曰：「恩師如此施恩，門下當結草銜環，報答萬一。」酈明堂曰：「都是為友盡情，說甚報答？」王少甫辭別，回歸公館，向熊浩贊曰：「酈恩師真是仁德，世所罕有。」

酈明堂入內，素華問曰：「方才我已竊聽，知道朝廷不准招安，如何是好？」酈明堂曰：「為著婆婆的事體，來日我當冒死保奏，務要聖上聽從，方遂我心願。」二人議論，到了四更後進朝，王少甫早已在朝房伺候。

不須臾，劉捷亦到。造至五更三點，成宗臨朝，群臣朝賀畢，分班站立。值殿官傳旨臣：「百官有事啟奏，無事就此退朝。」酈明堂出班奏曰：「臣有事奏請。」帝曰：「卿可平身奏來。」明堂立在旁邊奏曰：「臣訪得山東吹臺山賊寇韋勇達，乃少年豪傑，隨劫貪官污吏，土豪劣紳，不擾良善之家。前劫皇甫敬妻女，竟留在山後；擒捉劉國舅上山，俱以禮相待。臣候與明堂同往，

一腔忠義。乞陛下降詔招安，使其衝鋒立功。皇甫敬之女長華。深通韜略武藝，亦乞使其東征，以全忠孝，仰見陛下洪慈，容其改過自新。望陛下准奏。」成宗聞奏，笑謂鄴兵部曰：「鄴先生，此乃貴門下托爾代奏，但以此事，難以准奏。」按成宗心感鄴明堂救活了太后，又察知其平日聰明忠直，遂十分敬重，故有此戲言。當下鄴明堂跪下曰：「臣並非受王少甫囑托，實因平日訪知韋勇達忠義，且皇甫敬必不降番，定是哨探不實，臣故欲使他立功贖罪，並無異心。且臣自出仕以來，同岳父立誓，從無受人禮義財物，怎肯受人囑托，以負陛下？望陛下休要多疑。」成宗令鄴君玉平身，喚上前諭曰：「卿乃高見明理，慮事須要周全。前棄山東巡撫具奏，皇甫敬將帥降番，充為嚮導，帶領番軍，攻打登州。今皇甫敬之女失陷吹臺山已久，韋勇達又是少年，才貌雙全，此所謂乾柴烈火，無怪其燃，焉知男女竟無沾染？倘有情弊，及皇甫敬果然降番，乃著皇甫之女並韋勇達此去征番，倘若彼念父女翁婿之情，或暗通軍情，裡應外合，全軍休矣。且韋勇達流落綠林，習成浪子；野心叵測，豈可任用？卿當三思而行。」鄴明堂欠身奏曰：「陛下聖見雖明，但臣想皇甫敬詩禮傳家，其妻女謹守禮法，故其子知風遁，此乃傳接香煙之意，又可得圖代父伸冤，其妻女守候解誅戮，此所謂寧死不辱，焉肯受污至屈身於綠林之中？此必勇達與他乃親友世交，以禮相待。前劉國舅往征，雖被他設擒捉，卒不敢傷害，或是留為異日代皇甫家辨冤，亦未可定依臣愚見，皇甫敬之女並韋勇達此去征番，若有異心，臣滿甘受處斬，以正妄薦之罪。臣實為屈薦賢，不忍忠良受屈，故敢饒舌。」

言未畢，早有元城侯劉捷上前奏曰：「鄴兵部見事極明，將滿門性命保奏，韋勇達必無異心。伏乞降旨招安，使其隨軍，臣兒奎璧可得回朝，此固一舉而兩得也。」成宗對鄴明堂曰：「爾乃為國薦賢，庸從無責人過難之事。縱使韋勇達等內叛，與卿無干；若說保奏一體同罪，文武百官俱要緘口結舌，譟多言？」遂令該部官草詔招安，著韋勇達帶領本部人馬為右鋒，赤英南改為右翼官，王豪為左衛官，皇甫敬之女皇甫長加封清國孝女，就令隨軍進征；劉奎璧著送回家。鄴明堂想劉奎璧回京，心中怨恨，向前謂劉捷曰：「國丈錯了主意，令兒奉旨剿匪，身為主帥，反被匪批；已經有罪，今當韋勇達帶同劉奎璧征番，立功贖罪，日後班師，加升官職，豈不是好。」成宗聞奏大喜，向劉捷曰：「鄴君玉所言，甚是有理。」即宣王少甫上前諭曰：「劉奎璧發在卿部下，隨征立功。」王少甫領旨退下。

頃刻之間，兵部官寫完了招安的詔書，帝看畢，加上國璽，當殿遣戶部主事饒豐盈前往招安。饒年過四旬，辦事周到，奈帝差遣，只得領旨出朝。劉捷暗喜兒子得脫羅網，及至退朝，忙到午門外攔住王少甫的手；懇囑曰：「小兒癡拙；望元帥照拂，苟得回朝，老夫自當厚謝。」王少甫暗恨老賊害得我家散人離，還望照顧伊子，難道不明他所思麼？但他勢力浩大，只得答曰：「國舅隨征，下官自當另眼看待；何須國丈憂慮。」劉捷稱謝分別。

王少甫回歸公館，換下公服，何熊浩盛稱鄴恩師把滿門性命保舉，帝方准招安，但劉捷勢力如山，劉奎璧與我相識，大為不便。正言間，家丁報曰：「饒主事特來拜訪，說有機密事相議。」王少甫忙令迎接入內，分賓主坐下。茶罷，饒主事曰：「下官奉旨招安吹臺山，但恐韋勇達其心莫測，下官此去凶多吉少，特求元帥相商。」王少甫駭然曰：「此事乃是下官保奏，老大人若有不測，下官寸斬難儉其命。饒大人只管放心，萬無一失。」饒主事曰：「雖是如此，大元帥必須寄信去方好。」王少甫曰：「老大人見教極是，下官即便寄書前去，可保無慮。」饒主事辭別上轎。王少甫上馬，往謝鄴兵部去了，按下慢表。

且說鄴兵部回府，恰遇梁相已回，同了夫人母女正在閒談。鄴兵部拜見已畢，同坐在旁，梁相埋怨鄴兵部曰：「古人云『知人知面不知心』，韋勇達流落綠林已久，其心叵測，爾竟把性命保他，倘有差池，禍害不小。皇甫敬妻女並韋勇達與爾親非故，若有異心，爾全家的性命難保矣。」鄴兵部曰：「小的訪知韋勇達、皇甫敬妻女乃真心為國，故特保奏，諒無事。」梁相曰：「即無更變，爾有何益？下次切不可如此妄為。」明堂稱是。停了一會，夫婦回房，素華問曰：「方才爹爹怨爾為甚？」鄴明堂說明硬保招安的事情，道：「他怎知我為著婆婆的事體，我管人閒事；若是別人的事，我想如許捨身保奏。」素華曰：「得小姐肯用心乃爾。」

正言間，奴婢報稱王元帥察見，鄴明堂曰：「我正有節托。」忙入後堂，令家人開了中門請進，一面喝退從人。王行過了禮，坐在旁邊，只見一個小小的書童上來獻茶。茶畢，又說些寒溫，王少甫乃立起身來，拜謝力奏保薦之恩。鄴又謙遜了一會，囑曰：「方才主上雖令劉奎璧軍前立功，但存心險惡，不可任用，爾當通知韋勇達。」王少甫聞言，忙問何故。

不知鄴明堂說出甚麼話來，請看下回分解。